

806794

SHANGHAI SHI
WENXUE JIANG
HUOJIANG
ZUOPINJI

0318

23382

T·I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年中短篇小说（上）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¹

1982—1984年中短篇小说

(上)

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

8180
58335

SP182
2.7

责任编辑

徐 侗

陈如江

封面设计

邹越非

上海文学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年中短篇小说(上)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上海雅尊路622弄7号

本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.75 字数305,000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8,000

定价2.35元

目 录

走通大渡河	陈 村(1)
命运交响曲	王安忆(84)
这嘈嘈杂杂的日子	傅 星(133)
夜深沉	树 莱(227)
神岗四分队	崔京生(351)

走通大渡河

陈 村

陈村 男，回族，1954年生于上海。1971年下乡，1975年回上海，1978年考入大学，1980年当教员。1985年调作协上海分会。作品以小说为主，有《两代人》、《我曾经在这里生活》、《癌》、《从前》等。1980年加入作协上海分会，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。

献给 大渡河

大渡河，古称峨水、若水、泸水，为岷江支流，发源于青海省日纳浪山南麓，全长1155公里。自河源至河口总落差3500米，河道平均比降3.2‰，为山岳型河川……铜街子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为9350米³/秒，最小为318米³/秒。平均流速4—6米/秒。水位变幅一般5—7米，最大9米。洪水期为6—9月，每年洪水10—12次，延续时间3—5天……

单源河道，上自足木足河的龙头滩，下至乐山县的小来村，主支流全长837.5公里……

河道礁石密布，连续跌坎，极易堆垛。下游开阔河段系砂卵石冲积河床，浅滩林立……建局来，炸河中礁石684,699米³……诱导化程度，75%。

年交材量：最高1,824,537米³（1960年），最低134,647米³，常年百万方上下。1956年到1980年，共接受森工交材

26,859,964米³……漂木强度：300—400件/分，最高达千件。最大日过材量548,027件(1969年6月14日)。一次洪水过程最大过材量1,298.819件(1979年6月19日—7月1日)……

建局来，有189位职工因公死亡……

——摘自《大渡河木材水运局档案》

我走出马林局大院，沿棱磨河散步。

大院门口的花坛即将完工，它为庆祝阿坝州三十周年而建。马尔康将会史无前例地热闹。这是大事。

我喜欢散步，在散步时想事。

我朝松岗方向走去。

太阳已躲进山后，西天一片暗红，乌鸦归巢了，低低而急急地飞着……卡车也急急的，装载原木，捎带着搭车的，汽车喇叭催开行人，横蛮，自信……车后飞起尘土……今晚，他们歇哪儿？

一车建筑垃圾倒进棱磨河，倒得利索……

从马尔康回成都，三百九十四公里，北京牌吉普只需一天，小张只需一天。他行。他摔过两次了，命大，没把他摔老实。总是急急匆匆……慢慢走，在米亚罗喝碗茶，在杂谷脑住一宿……第二天再走。

早上还是吃糌糟蛋，还是我付钱。甜得安逸……

棱磨河暗暗的。许是那车垃圾的作用。这儿是下游呢(乐山也是下游)……该把大衣带上来的，九月了，九月的鹧鸪山真能下雪。

三年没上来看了。看了三年报表，计划，情况，看了

三年凌云寺，乌尤坝，那一成不变的大佛……

想念大渡河……

它在乐山汇入岷江……

它不再是大渡河。它被大佛镇住了。

……永远叫着跳着旋着，永远恶作剧……水，那么硬，那么凉，那么滔滔不绝。

一条饥饿的河……它吞没了我的工人。吞入了再也不肯吐出……

……古全良，苏富贵，林乐山，费丁山，周维汉，吴大宽，居一清，毛西林，金兴隆，余善堂，罗赫章，邓六龙，吴木桑……

就这样被吞了……

吞没了整整一本《百家姓》！

没有路灯。河在微微发亮……

她把我拦住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，红得洋气。她问我是不是刘科长，大水局的刘科长。她说她有事找我，有非常要紧的事。

——说吧。

她说她从上海来，她说，她是作家协会会员，受国务院林业部委托，深入西南林区……她拿出纸和一块硬牌，我看不见，只摸了摸。可惜，不是盲文……我想点根火柴看看，又怕把它给烧了。

——说吧……

——我到成都只化了三个小时，二千三百公里……从成都到马尔康走了两天。坐班车，省厅派不出车……我在马尔康等了三天，等车……

我不知她想干什么。

——他们总说“明天”……

——找我没用。我明天就回成都。走你来的路，米亚罗，杂谷脑，汶川，灌县。你要是回去，我能带你。我的车空……

她沉默了片刻，改用热情的语言向我述说她的计划。她讲到红军，原木，流送，大渡河（她似乎事先看过或听过点什么）……

——这儿，没车是走不了的。

——所以，我找你，请你……

——既然是部里请你来，你让部里想想办法。

我对他们没有好感。我接待过他们。

——部在北京！

我当然知道。

——你怕什么？

见鬼！我怕？

——你就不想看看大渡河么，你都三年没看见了，你在河边二十多年……

——我想不想和你没有关系（我把证件还她后，开始往回走。天冷了。这里是高原）。你也住马林局？

她让在我身后。我敢担保，即使再等十个三天，也绝不会有车空出来。山里，车永远不会嫌多。她能坐上飞机，不一定能坐上这儿的小车。她要是聪明，趁早转回成都。四川是很有地方可玩的，玩够了，向林业部销差。

——山里经常垮方，就是塌方……

——我知道。

——有车，有时还得靠脚。山路不很好走……

她说她买了球鞋，她抬了下脚，我什么也没看清。

——你叫我失望。

我承认，这种说法是客观的，虽然我并没亲自给她希望。部里的介绍信不总是管用的，这不是我们的份内事。我们和部里想的不总一样。我们不希望外人来打搅。

——你看看，我就是走也走去……

她想干什么？

——走通大渡河。

当年(五六年)，我们从雅安出发，经汉源溯河而上。

我们要用皮尺把大渡河拉穿。

背着步枪，被盖，粮食……

胖胖的古全良工程师老落在最后，苏富贵给他背着行李。踏勘队连我五个。许元元总是能干的，一天能走一百多里。最厉害的是赵子军，他能背两百斤，我们叫他“牦牛”。

有时挨饿，有时饱餐。獐子肉三分一斤。吃点苹果、核桃不用化钱。

当年，我们都还年轻。

是王海要我们去的，他把我叫到他的黑屋里。

(我在川南森工局就跟他，我愿跟他。他来大渡河，把我带上了，但他从不说喜欢我。人人叫他王海，没人叫局长，例外的是总务科老李，管他叫“司令”，用的是游击队的叫法。他三十四岁，整整长我十岁。)

“给你四个月，给你四个人，你当队长。”

(王海喜欢站着说话，喜欢带枪……)

“去把大渡河摸一遍，河怎样，林子怎样，路怎样，能不能流出木材，给我弄张图出来，越细越好。”

(我从没看见王海喝茶，他的桌上没有茶杯……)

“封你个副队长，林勘队副队长。完成了，给你戴花，完不成，你给我回家。”

“回川南？”

“你有脸回去！”

(王海重“脸”，他老说，人得“有脸”……)

“上游已组建三个林场，木头很快就要顺水而下。没有公路，谈不上陆运。政府催得很急，就看大渡河争不争气了。看价争不争气！”

(王海抽烟。堂堂局长，抽的是叶子烟，小黑屋里真不是味……)

“大水局才建，没有陪嫁，给你把皮尺，给你把砍刀，一块油布，遮风挡雨。”

(王海还是单身……)

“带上火柴。去买点烟酒，挑好的买，我给你批条。”
我嫌累赘。

“不是让你乐的，你给我背着，背进山去换命。那破枪救不了你。不拍我马屁没什么，拍不好头人的马屁，你们五个谁也别想回来。”

(王海愿意要那间小黑屋，吃着住着办着公擦着枪。他愿意一人一屋……)

“反正，你给我好好回来，带着图纸资料回来。我给你个工程师，大水局的宝贝，我王海的宝贝，他大肚子里全是学问。不要累着他，不要把他弄丢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要把他丢了，我敢枪毙你！”

(王海爱说“再说一遍”，这时，你拼命记住才对……)

王海是这样说的。那句“枪毙”没让我害怕，我不怕他，他

的手枪只是摆摆样子……但是，当胖胖的古工程师因他的胖而栽进大渡河的时候，那句话渐渐浮了起来……一时间，我真的觉得被他毙了。

我们沿棱磨河而下。经过松树时，我看了看右边山上的石砌碉堡。它塌了一角，那年武斗中打塌的。它只能防防架子枪。

我们在白湾拐向北面的足木足河，去达尔达套沟，去马林局 202 场。

她胜利了。

她贪婪地看着窗外，仿佛那是她的领地。

昨晚，她给省厅挂了长途。

省厅的哪个好事分子挂给局，局长把我从梦中叫起，我以为天塌了。其实，不过是为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毛丫头，一个四川话中叫“小女子”的人物。我有点不平。

小张满不在乎。他爱出车。

午饭在草登道班吃了，道班为我煮了南瓜。老李曾是我的部下。

我喜欢足木足公社的坝子。它开阔得叫人舒坦。青稞还绿，玉米黄了，荞子红了，它有粮仓的富足。高厚的天蓝得透明……太阳照着足木足河，照着褐色的土地，照着白色的经幡……石灰雀儿总在车头前卖弄，蓝得发黑发亮的乌鸦傲气地瞧着我们。看它们闲着，能知道今天附近没有天葬。

公路不很好走，依山傍水，一拐一拐地向前，拐得多远也不修个隧道（这是我们“林家铺子”修的，我们是当地的阔佬，当地的庸僧，谁都想咬一口）……路边的村寨比当年多多了，路通了，它们搬下山来……能看到拖拉机，机手是藏民，

车斗里坐着的也是藏民(我们称他们“民族”，他们也自称“民族”)……车斗里总坐着三两个藏族女子……拖拉机颤颤巍巍地爬行。

小张按按喇叭，超了上去。

她们指着吉普，说我们听不懂的藏话。

她朝她们挥手，表示亲善，表示平等，表示她的少见多怪。

那晚，我们住进了房子。王通司白天就说能住上房子，这一带他熟。

古工程师想个屋顶快想出病了。

我们爬山，爬向石屋。傍晚……石屋在半山腰上，被阳光照着。

河边已经阴了。大渡河阴沉地作响……

石屋很小，石砌，平顶。孤零零地挂在山腰，怪寂寞的。屋子和屋边的经幡一样破烂。不是那种神、人、畜合一的三层建筑，只有一层，低矮的一层。能住进屋子总叫人高兴。

我打量着四周，记住地形。

两头瘦弱不堪的山羊在门前吃草，杂色的毛……

一支土枪从窗洞后指向我们。那么坚决……

我习惯这套。我朝许元元他们做了个幅度很小的手势，要他们别做蠢事。手暂且别往兜里掏摸，就象棍一样垂着，一动别动。我们有枪，但最好别用，没等古工程师照顾好肚子，子弹准飞来。藏人个个都是神枪手。

王通司朝石屋喊了几句藏话(汉语一兜兜，蛮话三百兜，他懂七八口话，方圆一百里内够用了)。他朝石屋鞠躬。

“没事了。”

土枪收起了。走出一条汉子，他单手提枪，戒备地看着我们……枪口瞅着地面……我和王通司上前，献上一瓶酒和包烟。

藏人听王通司说话，听得非常认真。

“哦呀！”他说。

行了。

我们清扫了一下小腿上扎的毛毡子和脚上的麻窝子，拍去草虱……进屋，放下背包。

屋里更暗，虽然生着火……到处是油烟……屋角挂着的包谷串……佛像……一个女子……

暖烘烘的羶臭味，叫人发困。

藏人的女子端上酥油茶，我们恭敬地接过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。

我还是想吐。当然，比第一次喝时好多了。那天，我当场吐了出来，于是，理所当然地被逐出门去，他们四个都白喝了……这茶非喝不可。

她加柴加得很勤。

王通司代我们转达敬意。他告诉他，我们进山是头人恩准的。我去拜会过头人，头人喜欢我奉献的烟酒，于是也喜欢我了，头人同意我在这一带行走，但不准带物产出山。

藏人似乎放心了。

那女子问通司：我们找金子还是找麝香？

王通司尽量回答着。（作为通司和向导，他是称职的。他解放前逃进山来——那时候犯了王法就逃。他不肯告诉我，是杀人还是越货。他和藏民一样，对汉人怀着警惕。他的老婆也是藏人。他喝酥油茶喝得很香。一个道地的“土汉人”。）

我知道这女子不会相信，她父亲也不会相信。河有什么

可查的？鬼话！这里向来很少来外人……打冤家的汉子，收鸦片的贩子……盐贩子……淘金的光棍，胆大妄为，总又逃不脱可悲的下场……过路的是獐子，豹子和老熊。老熊走过，要么捣毁包谷，要么留下皮子。它能将石屋拱翻……如今，不种罌粟了，那香的好看的花儿没有了，那果果中香香的米米没有了，鸦片贩子走了再没来过，沟边的那条毛毛路荒了……

只有一老一少……

女子毫不掩饰地瞅着苏富贵。

苏富贵坐在我身后，一定也看她。他正是看女人的年纪。就是这样看坏了事儿的。进山才两个月，他就耐不住了，他不计较那件脏破的藏袍……他也是土汉人。

（事后，我问他，你不嫌脏了？他看看我又看看自己，说，我们谁干净了？）

晚饭在这样的看来去中吃完了。藏人做了酸菜面皮汤，从祖宗传下来的皮口袋中留了许多酥油。我们谢辞了，在火上烤着前一顿剩下的灰面馍馍。王通司当仁不让，他早已被彻底同化了，也是“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老颤”。为了讨好那女子，苏富贵喝了一口。他只喝一口，不过确实咽了下去。

我盯着苏富贵，还要许元元也盯着，生怕闪失。这里不比川西坝子，大意不得。他去小便我也小便，不让他走出我们的视野。今晚盯紧点，明天一早就走，任他再有本事也使不上。

屋外一片星空。星星大得能感觉到重量。古工程师也跟了出来。（他曾是川西邓锡侯的通河管事，常年驻守米亚罗，管理岷江上下的棚长、漂师。）他伸伸腿，抬头用北极星来校他的“中正式”指北针。这“军政部制发”的破玩意儿，是他在地摊上觅来的。他十分珍视。

室外一片星光……死沉沉的星星，大得象碟子。有它们悬在头顶，悬在空空洞洞的天上，天更黑了。没有星星的天其实是不黑的……银河，那无数的天的雀斑，生出一丝暖意……

很小的风……

老蒋想跟着我，我要他回去。只要我高声说话，他就不敢不听，他是听惯了的，别看他当上了场长。他怕我醉了，掉进达尔达套沟里。没这事。达尔达套沟并不深，掉进去就爬起来，浸一下罢了。

这里海拔三千多米……

我走到楞场。原木在这儿集结。上空一道钢索，联着远处的那根钢索……缆车道以这儿为起点，坡度 25° ，载上原木，滑向山下的浮式渠道……成本很高。

我拍着粗壮的原木：冷杉、云杉。

原木构成的渠道，将原木送入大河，足木足河……然后，直奔大金川。

眼下还不能。得等到明年（春天，洪水来了），现在下水，原本会沉的。

我抽烟。现在还能动火，草没枯，风不大……

楞场很大……新鲜树木才有的香气，好闻得很……几千方杉木的香气，依然很淡……在山上，它们是一座小山，一面大坡……如今，被砍断臂膀，剥得精赤条条，有失体面地躺着……在山上，一棵树就是一个国王，张牙舞爪，目空一切。

我绕着楞场走着……这棵树龄不下于二百五十年，没有空心腐朽。它能顺洪而下，经可尔因，丹巴，泸定，石棉，汉

源，峨边。……我剥下那块残存的树皮，放在鼻下闻着，深深地吸气。它将和其他原木一起，在福录被扎成小排，在宜宾扎成大排，进入长江……树皮上有点潮，还韧得很，它曾经不是废物……上重庆，进三峡，出南洋关是葛洲坝电站，驶进千吨船闸，二千多米宽的拦江大坝，不远处的宜昌的灯火……我愚蠢地想把树皮贴在树干上，它滑下去，滑进下面的原木间的窄缝，无声无息地死了……大排被拖到武汉，南京，上海。它们不免被锯成一块块，一根根，一条条，变作一摊锯末，变作刨花……一部分死了，一部分活了。

树是有灵性的。

我坐在原木上抽烟，拍拍它。

老蒋不来找我，我也许能坐到天亮。我把烟头掐了，于是，只剩下新鲜原木才有的木香。

达尔达套钩在流着……

手电的光柱朝这边扫来，没发现我，又转开了。

老蒋在叫，还有她的声音。两山间游荡着浅浅的回声。

我看见一颗流星坠落……

我还是被苏富贵骗了，他蓄谋了整整一夜（这一夜，他象豹子一样忍着）。他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，连精明的许元元都上了当。

他说困了，早早进屋。我正想跟去，他出来倒去洗脸水。

藏人紧跟着出来，朝苏富贵大吼，没人闹得清是什么得罪了他。王通司从瞌睡中惊醒……藏人恶狠狠地扔着我们的行李，一件一件扔出屋。我差点以为苏富贵调戏了那女子。

古工程师变了脸色，他想上去救他的“中正式”，我拉住他。扔吧扔吧，过会儿他得给我捡回去。

就差动枪了……

酒瓶显然碎了，这攻无不克的贿赂品……赵子军的背包湿了一大块，发出诱人的酒香。藏民先天爱酒，眼下，酒也没叫他清醒。

苏富贵想动武了，他不再管什么女人不女人的（我错就错在这里），他把子弹上了膛……枪对着枪……他弄不懂，泼了一盆水有什么可发火的……我把他的枪下了。

王通司拉住藏人，把他劝进屋去。

王通司说，藏民打冤家打怕了，从未不住河边。房子建在山腰或山顶，那里一览无余……屋子上山，只能喝屋檐水，靠天……背水得走整整一天……水象酒一样珍贵。

我懂了。但我不甘心露宿。

从一早起，当王通司向我们宣布这间遥远的石房，我们的情绪就活跃起来了。古工程师特别兴奋，他想个屋顶快想出病了，有两次，他的大肚子差点被飞石击中……一块象他肚子那么大的飞石……

我得让他住进去，不管什么代价——除了杀人。

“你跟他说，我给他烟，带酒味的烟，包里的全给他……”

“他不会要。”

“他要什么？”

王通司摇摇头。

好吧，豁出来了。我在那个摔扁的包里掏摸了一阵，把枪交给许元元，只身推开门。

他退了一步，异常敏捷地抓起枪……

我朝他摊开手心。